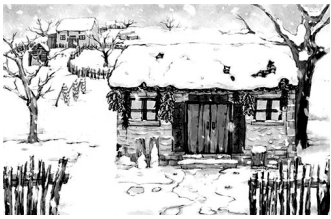


◎ 岁月如歌



失鞭记

有一次我曾收拾过一间草房,自己钻到麦秸里睡了两个晚上。我从峡谷回来的路上,雪太大了,失道把车的输油管刮断了。白雪茫茫,四周都是沟谷,不敢轻举妄动。天黑后车里极寒,正巧有一辆骡车送出院的病人回村,我就跟在骡车后向村里走。到了村里,才知道库区移民,这是一座空村。骡车还要翻一道梁,才能到另一个村。那个村子叫黑圪卜,沉在黄河湾的一个皱褶里,我担心车子离村太远,不好关照,没再和骡车走。在村子里寻了两处房子,均无门窗,废窑浸雪,寒气袭人,最终选了一处堆放草料的旧窑,拨开柴草,钻了进去。草窝里很暖和,没受太大的苦寒,草香袭人,倒也睡得踏实。

早上起来,才发现这座废弃的草料窑,曾做过羊圈。大雪封路,救援的车没有来,我只好到黑圪卜找些水和吃的,返回来时,远远看了看车,没发现什么异常,也就没过去,想想还得在草垛里过一夜,就把草窑收拾了一下。想起车里有两本杂志,便想寻来打发时光。从车里取好书,一关车门,右车斗竟然下沉了一下,才发现右轮胎和轮毂被盗了。在这荒村里,盗轮胎不易,要有专用工具。观察一下,有两个人的脚印从东面坡上来,得手后又从原路返回。一时兴起,便想不如顺着脚印去看个究竟,脚印在下到沟里后,顺着沟远去。沟里的雪很深,两个人有摔跤的痕迹。还有轮胎滚下侧沟又被拾回的迹象。于是继续顺着沟追寻下去,翻上一道梁后,茫茫雪地上,只有这两个人的脚印,寻着踪一路下去,看到脚印从山脚斜着下坡了,这个路段我很熟悉,再往下沉一段就到了河边了。果然,脚印过了河,到了对岸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坐落在一处石崖上,是邻县一个叫黑草塄的小村子。我站在悬崖上,望着雪地里和冰面上深深浅浅的脚印,不知该不该过去追寻。感觉风有点冷,忽然意识到已走出不近的路程,只好作罢。快近到车时,天已黄昏,发现车卧在雪地里。近了,哭笑不得的事情发生了,另外三个轮胎和轮毂全不见了。周围一片杂乱的脚印,分西、北两个方向消失了,看得出是五个人。还有一个人的脚印向村里去了,我顺着脚印寻过去,脚印竟去了草窑。脚印围着草窑转了两圈,最后停在我

放食物和水的塑料袋旁,帮我把塑料袋从地上拾起来,挂到了一根木桩上。两本杂志也掖到了塑料袋里。脚印向着东边消失了。

这一夜月黑风高,寒风吹得的破旧的门窗忽忽踏踏乱响,乱草也被风拽出草垛,向四处飞散去。听着半夜寒风呼号,我也迷迷糊糊睡过去了。早晨醒来,钻出草窝,墙头上竟然放着四包方便面和两包饼干。上午无聊,一翻杂志,掉下一根笔,再翻,看到一行字:大哥,对不住了!

九天后,车得到救援时拍下照片,当然还有那日大雪中拍下的大峡谷的另外一组照片。

文/王建中

◎ 云淡风轻

二道河边走一走

城市里待久了,会忘记这个世界本来的模样。

这一次,我们一起去二道河边走一走。

为什么是榆林镇二道河?老呼市人,一定知道这个名字,小时候我们在二道河边捉过蚰蚀和蚂蚱……二道河,山水相依,自成一体。

周日一早,早饭吃好,9点半,出发。

天,很高很高,瓦蓝瓦蓝,两只喜鹊前面带路,叽叽喳喳一路欢唱……

下机场路,上110国道,穿过西干丈村、东干丈村,我们来到二道河村,这里安静祥和,沐浴在阳光下,村里街道干净整洁,院落围墙蓝白相间,有朱砂红的院门和砖红的屋檐点缀,卡通又喜气。

不到1小时的车程,赛罕民俗文化园说到就到。

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百姓人家日常生活历史博物馆。

展品全部是李兰柱老师的个人收藏,从26岁集攒烟盒开始,直到现在,40年里,工作之外,他的时间、精力、热情……凝聚在一件事上——收藏。

一器一物皆有道。

陶器瓷器小人书、剪纸窗花年画烟灰缸、面人儿风筝和唱戏服装,更有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古老(也许并不古老,只是用的久了,磨的深了)农机具。

触摸它们的时候,像瞬间穿越了时空,回到那个穿绸裤褂的从前。

什么是“劳苦大众”?此时此刻,他们是那么具体而真实,在汗水和苦难浸泡中,坚韧顽强地活着,一代又一代……

出了二道河村,开车行驶在寂静的乡间小路上,一条小溪若隐若现。领队兼司机高高宣布,前面就是二道河,同学们下车休整。

第一眼看上去,不由自主想篡改那句著名的“沧浪之水清兮,可

以濯我纓……”是的,二道河之水也清兮,清澈且活泼,可以洗洗脸呢;河畔,无人问津的小草和小野花,想怎么长怎么长。

也许你想在草地上撒个欢儿?

不过,最好还是不要了,路边有绿色护栏,禁止翻越,如果硬闯,会有无数长满硬刺的小草恶狠狠地等着你,然后,扎透衣服刺痛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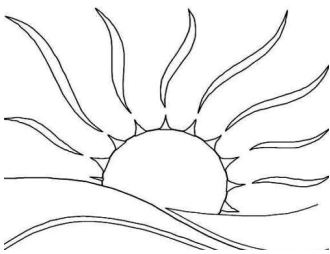
城市里的生活需要点泥土的气息。

快到秋收时节,路过一片庄稼地,金黄的穗子沉甸甸的,在风中摇摇晃晃,像喝醉了一样。

我问,这是麦子吗?车上人都笑了,笑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满满同学没有笑,他认真地为我科普了黍子谷子和高粱等农作物的识别方法,我也认真地记录在小本本上,但愿它们也能记住我!

文/田江

◎ 青青左岸



停顿的时间

选在秋日早晨站在湖边,临近六点钟光,朝阳开始升起。

选在秋天清晨,去听一首乐曲,反反复复,让音律质感贴近心扉,如此近。

湖水漫滩,西北风似乎都节奏起来,舒缓、慢拍,让每一朵浪花细微间有着肌理,或者看见浪花爬上岸滩那一刹那释然,有着轻叹后的放松。像是季节里的泳者,奋力划水,到达彼岸那一刹欢喜。

初听《Kingdoms》,我一直以为是一位沧桑中年谱曲大家。却想不到是一位居住在英格兰威尔特郡90后——马尔斯·华纳,被称为英国新秀作曲家、配乐大师和制作人。《Kingdoms》是被收录其热门专辑《Grand Flying Machines》其中一首,却又最经典。

听《Kingdoms》,曲首,轻敲单音,像是试探着触及不可知的未来,如开启一扇门,有着神秘。渐渐,乐章铺陈而开,莫非娓娓道来一段往事。继而主题曲回旋,音律往复,渐渐走向高潮,如同人已踏上台阶,行到半山处,驻足,四周灌木绿色葱茏,山下湖水荡漾。

在半山回首刹那,忽然清晨第一抹阳光越过山林,直射而来,像是激发众生,豁然生机展露。此时乐器高昂,入耳震撼。继而曲调抑扬顿挫,只在和音间徘徊,像是在登顶路上,一路迂回,有着跌宕。当站在山巅俯望四周,自然都在

脚下,波澜只十里之外,仿佛远远听见礁石声浪,听见自然风起,听见大地心跳。

恍然此时,站在湖岸边,那种有节奏地欢浪,在触及泥土那一刻,染着朝阳泼洒下光芒。明暗间,那些站立湖中树,越发深沉近乎墨绿暗黑低调。西方游弋的云彩,在晨光中渐渐泛蓝天空上,有着如秋高一样干净的纯白。脚下赭黄的土地,一道道浅浅的沟壑,被每一波爬上岸滩湖水,细细捋过。

我黑色倒影被朝阳拉长。这一刻,我忽然感觉自己已成为湖岸丛生一棵树,枝繁叶茂,亭亭而立,为每一缕秋风吹来鼓掌。四周山与湖奏起交响乐,让生命如此波澜壮阔,史诗般豪迈起来。

此时,我感觉时间停顿。秋天按下休止符,像是暂且屏住呼吸。往事从遥远地方随风而来,那曾经美好时刻,忧伤时光,那遗憾余生,错过情节,那荒诞表白,失败表情,都一起聚拢而来,合成莫名感动。

在大湖边,《Kingdoms》是属于这个秋天的,秋天王国是金色的,我们过往蓝天白云渲染的心情,在每一段时间里,起着波澜,都有抵达彼岸的欲望。生命匆忙,这一年先逝者离我们而去,岸线有多遥远,也许在前行中都是谜团。如同马尔斯·华纳专辑《Grand Flying Machines》汉译名为伟大的飞行机器,着陆抵达,理想犹存。

七点半时光,都市里纷乱着匆忙的脚步。马尔斯所谱乐曲前奏,那干净的单音像是洞开一天神秘的门。词曲家及诗人莱昂纳德·科恩曾写道“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有生每一天,不妨从清晨起重新去迎接光照进来那一刻,致以希望。文/杨钧

◎ 生活拼盘

田园一梦

这年头,自媒体上常有这样的爆文,大都会的精英人士厌倦了都市生活,寻访至某偏远乡村,或买或租一栋年久失修的老宅子,花上几年亲力亲为将之整修改造成极具格调的乡间别墅,然后农夫村妇孩子鸡鸭狗猫一起过上悠闲幸福且高品位高逼格的田园生活。

这类充满蛊惑的爆文一出,很快有无数朋友转发评论,说好向往这种美好的田园生活,恨不得也立马辞职卖房,直奔乡下买房租地,从此做个面朝田野,春暖花开的村妇农夫。

我看后默默地点评了句:“像我这种重度懒癌患者兼手拙脚残之人,就喜欢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这偶尔动手是情调,天天动手是抓狂。”

别的先不提,单说每天早上刚迷迷糊糊醒来,眼睛还没睁开,盘算着院子里的花、田里的菜要

浇水,鸡鸭要喂食,猫狗要放风,鸡舍鸭舍狗窝猫窝要清理,还有那么大的庭院得收拾打扫,就已经抑郁得不想起床了!好不容易花浇完水,鸡鸭也都吃上了,猫猫狗狗也出去遛遛了,院子也打扫了,还顺便掐了把带着露水的鲜花,插在铺了手织格纹桌布的餐桌上的那只瓦罐里。

今天天气不错,就在刚收拾干净的小院里吃早餐吧。脸上蹭着白一块面粉黑一块烟灰的先生,献宝似的将烤焦了一半的手工面包捧上来,那是他在院子一角特意用红砖砌成的面包炉里烤的。虽然那面包硬的硌牙,但置身于空气清新洒满阳光的小院,看着插着带着露珠的鲜花的餐桌,闻着手工面包散发的麦粉原香和现磨咖啡的蚀骨香气……顿时又打满了鸡血,忍不住感叹,真是一个完美的早晨!看来逃离都市的选择还是对的。

然后边大力啃着那块手工石头面包,边和先生商量今天要做的事,菜地要拔草了,还得除虫,忍不住哀嚎:“那么大的太阳,防晒霜、防晒衣、遮阳帽全副武装都挡不牢晒黑晒伤啊!”

又吩咐先生:“这儿水压太低,要装个增压泵,我跟村头的张三师傅打过招呼了,他这几天要去城里干活,没空,不知道啥时能回来,你试试自己能不能装。还有晚上想炖只鸡,你能不能给杀一下!”

本来听到装增压泵就已经感觉压力山大的先生终于崩溃了:“你让我杀鸡,太血腥了吧!”

“难道我来杀鸡!你不是外科医生嘛!”太太尖叫。

“医生是救人不是杀人!”先生怒了。

“要不喊邻居张伯帮忙杀下鸡,不过毛该怎么拔呢?对了,你抽空去趟县城,去大超市买点新鲜牛奶给孩子喝,镇上的超市只有常温奶。”太太妥协说。

“这儿想天天喝新鲜牛奶得养头奶牛。”先生闲闲地接。

“天,鸡鸭已经忙不过来了,还养牛!”这下轮到太太崩溃了……

晚上十一点,总算忙得差不多,有空坐下来喘口气了,想网购几件漂亮衣裙,刚看中一款裙子想下单,突然想穿着那么美丽的衣服,只能招摇过这人口寥落的留守村,岂不锦衣夜行,顿时失了兴致。

好吧,田园一梦,该醒了!

所谓田园牧歌,单纯日常生活上就已是疲以应对,更别说教育、医疗、精神生活上的城乡差距。

我有位画油画的师兄,为了潜心创作,曾在山里租了个房子改造成画室,一待就是大半年,可把他憋坏了,快过年了进得城来,蹲在最繁华的南京东路路口,啥都不做,就为了感受下大街上人来人往的那个热闹劲儿。

唉,换了我,作为一枚资深都市动物,在山里隐居上大半年,估计也会这样蹲着吧。文/王秋女